

新彙
小說
編

論說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日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小說。尋常婦孺之函札。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甯惟是。彼高才贍學之士。能讀墳典索邱。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願不甚爲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吾冥思之。窮鞠之。殆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此蠢蠢然。其所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衆生有之。即鈍根衆生亦有焉。而導其根器。使日趨於鈍。日趨於利者。其力量無大於小說。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其換常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一人之恒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爲

良爲樂爲怨爲怒爲愁爲憂爲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言草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國人之深莫此爲甚此「善寫文章之蘊諦筆舌之能事」尙能批此以專此發則無論爲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讀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具技者莫小說敵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尙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尙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承也者如入雲烟中而爲其所烘如近翠朱處而爲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淫而腦筋爲之搖盪而神經爲之聲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利那利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室而據之成爲一特則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且日而更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皆此爲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眾生者也二曰浸也者以空閒言故其力之大小有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西馬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使說偈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也者刺激之

義也。薰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薰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使人於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刺者也。我本蕩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蒲尼。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雲出大觀園黛玉死。滿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寶齋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其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內。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當若自化其身。寫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讀野史。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梁顯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卓嫺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擬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有千劫文字。移人至此而移。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雲頓。則讀者將化身爲華雲頓主人翁。而拿破崙破審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崙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再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四力者。可以處乎一世。享毒華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之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豪能得其一。則爲文豪。能兼其四。則爲教皇。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庇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哉。而此四

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小說之爲體。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終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徧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羣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著龜而決也。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以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羣中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羣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鉢而授之也。而下自屠戮販卒。嫖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於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卽不好讀小說者。而此等小說。既已漸漬社會。成爲風氣。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遺傳焉。其既入世也。又復受此感染焉。雖有賢智。亦不能自拔。故謂之間接。）今吾國民。惑堪輿。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墓而鬩族械鬥。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饑饉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嘉科第若羶。趨爵祿若鶩。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嬌妻妾武斷。那曲一日之快。殖至名節。大防掃地。以盡

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仁義權謀詭詐雲覆雨覆。蕭刻涼薄。馴至遂人皆機心。舉國皆荊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沈溺聲色。繼戀牀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花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爲傷風敗俗之行。毒遍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傑。徧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爲梁山之盟。所謂一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一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啓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羣。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聖賢哲。數萬言。淳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斯事。既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於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尙可問耶。尙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歷史 小說 洪水禍

雨屋子

第一回

揭開品國新全文

慾夢逆知大禍

今日我們讀過西洋史的，便覺讀史時有幾種新異感情出來。第一我們中國的歷史，全是黃帝子孫一種人演出來的。雖上古有禹、舜、禹、狄等異種，近世有契、丹、女真、蒙古、韃靼、諸外族，在歷史上稍留痕迹。究竟我們視之，若有若無不甚留意。西洋史則自古至於今日，盡是無數種族互處相爭，政治上的事跡，無不有人種的關係在內。我們看去，纔知世上種族的界限，竟如此之嚴，種族的波瀾，竟如此之大。這叫做人種感情。第二我們中國自古至今，全是一王統制天下，歷朝易姓，也不過是舊君滅新君，與沒有別的關係。西洋則國內有君主一種，有貴族一種，又有平民一種，并且貴族常與君主爭權，平民常與君主爭權，不比中國單有君主擅威作福，平民雖多，不能在歷史上占些地位。這叫做政治的感情。大凡各國史書上的事業，不外兩種：一是國內之競爭，一是外國之競爭。西洋史上的國外競爭，多半是人種關係。國內競爭，多半是時政治上的關係。這個看過西洋史的，便可領略，不必多說。于今單說西洋數十國內的一國，西洋數千年史上的一種事情，這事情不是國外競爭，便是國內競爭，也無非出乎政治上一層魔業。看官，你道這是甚麼事情呢？有俚言四句，總括全文。

巴黎市中妖霧橫

斷頭臺上血痕腥

英雄驅策民權熱

世界胚胎革命魂

却說英倫三島對岸，歐羅巴大陸，有一國，這國古時叫做高盧，如今叫做法蘭西。這法蘭西，在往日為

名邦。在今日亦爲強國。論這國的政治。最初原是立君民治之政。後來變爲立君貴族之政。又變爲君主獨裁之政。這君主獨裁政治最盛的時候。有一位英明果傑的英雄。在位爲王。叫做路易第十四。這位國王既懷過人之略。又具蓋世之才。他少時見過國內貴族作亂抗王之事。即深惡之。即位後。百端摧折貴族。貴族服其威明。唯命是聽。這王又不獨能服貴族。又壓制平民。隨意逮捕人身。隨意沒收家產。隨意賦課租稅。平民也敬之服之。莫敢稍犯。這路易第十四也知欲戡內治。宜事外圖。於是拿出他的外交手段。準備些強兵猛士。在歐洲各國內稱強。當時法國國勢凌駕全歐。相傳他籠絡歐洲各國君相。有一種神妙外交手段。他便是用着全力。凡歐洲各國。不是以金錢干其國王。便是賂其大臣。再不然。便是買收其議事員。看官。你道。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誰不爲金錢所驅策。那些王大臣議事員。十有八九。入了牢籠。所以他的外交政略。異常奏効。這路易第十四。外揚武功。內振權威。轟轟烈烈。在位七十四年。法國國勢日強。君權也達于極盛了。這國王遠觀大勢。覺法國尙有大患。在於後來。但不知從何發生。出于何人。起于何日。有一日。萬機之暇。朦朧假睡。忽至一處。只見層樓畫閣。高聳雲表。却不是法國的王宮。那裝飾華麗。雖不及法宮。而寬大宏敞。反似過之。路易第十四不覺入來。只見歐洲各國君主。都在內。也有時王。還有已死的。并有古時有名的歷山大王。該撒皇帝。奧古斯都大帝等。亦皆在坐。路易第十四心內恍惚。覺得這是甚麼大會似的。不覺與各君主及大王大帝一一相見。只見各君主都道。我們雖各懷擅權之志。怎奈抵力甚強。有心未逮。那及你手段高強。在國內作威作福。無人敢犯。那奧古斯都大帝也道。我那時候當羅馬人心厭事之秋。改共和爲帝政。極

專制之神威。也算得氣蓋寰宇。不料你能在民氣囂張的法蘭西。造出這無限的君權來。真不愧後來特出了。路易第十四聽得明白。知道是替揚他的專制手段的。心內也自鳴得意。只見他們等得大家到齊。便開議道。今日世界最囂張的。無如平民。若不早行設法豫防。將來其後日張。我們列國君主。無不難了。即有一人倡議道。我想平民雖多。那能貫通各人之間。作鬧事的。基本的。還是民氣。我們于今只要除了幾種苛政。畧畧把些權柄給他。叫他們心內。稍可滿足。那民氣自然無可發洩。我們便可永絕後患了。路易第十四纔知這大會是商議絕後患的。怕與自己平日所慮相合。也不覺竊道。民氣雖強。却那能抵我們君主的勢力。我們只要曉得如此這般的手段。使可無虞。因把平日最得意的籠絡貴族壓制平民種種手段。暢意淋漓。演說了一遍。各國君主聽了。都咋舌道。怪道他的君權。在國內橫行至此。原來有這樣一些高強手段。只是於今的民氣。比不得從前。憑着些智謀手段。是牢籠不下的了。還是用先的那法子好。路易第十四執意不從。各國君主及大皇帝中。也有幾人贊成路易第十四的議論。當下會議不決。各國君主中有幾個老成練達的。見了這個情景。都長嘆道。你們想憑着你們的才力。壓服民氣。不知從今以後。這民氣是不能壓服的。了。將來。壓愈張。不獨他們法國。君統掃蕩。無存。又將波及歐洲。不知如何了局。這也是天數無可奈何的了。路易第十四聽完這幾句話。擡頭一看。只見那里是甚麼大會。各君主及大皇帝。踪影不見。堂殿空無。却是一大片平壤。只有自己一人在此。心內想道。這却作怪。正驚疑間。不一霎時。只見背後洪水漫天瀉地而來。定睛看時。只見法國貴族及王宮諸妃諸子。還有無數人民。隨流飄泊。也有沈溺的。也有浮着未死的。流離之狀。不可目觀。

呼號之聲，不絕于耳。只聽得耳邊說道：這洪水逼滿法國全境了。當下果覺得法國到處城郭傾頽，出屋悉歸烏有。遍山遍野，無城無鄉。盡是洪水，滔滔滾滾，不知其極。路易第十四看了，不覺傷心道：我祖先經營的華美繁盛的國土，今日竟到此田地麼！大悲之下，忽然驚覺。原來剛纔見的，都是夢境。心內自默道：這夢却有些奇怪，多半不是吉兆。且按著不對他人說出，獨自一人，心下細細推詳。後來畧畧明白幾分了。數日後，會朝，便把這夢對諸大臣貴族說了。這時的大臣皆由王之喜怒為黜陟，貴族亦皆懼王之威，以媚王為事。沒有一人敢進直言。只隨意說了幾句吉祥話。內中只有一貴族，因素日不能親近王前，懷怨望之念，便乘著機會說道：君主與貴族，原是輔車之勢，利害相依的。國王若無貴族扶助，必不能行權。今王夢貴族沉淪洪水，正是我們貴族不祥之兆。或者因貴族沉淪累及王子王妃也未可知。我王自後應親近我們貴族，纔是路易第十四聽得，怒道：胡說！你借夢來進怨望之言，麼？你須仔細，那貴族碰了釘子，不敢再做聲。當日退朝回家，怨望之念，加以懼蹕之心，越發生了。既而走險之意，便在家結黨羽，集無賴，謀起反來。路易第十四只得發兵彈壓，不一時，亂平靖了。路易第十四捉了這貴族下之，法庭問定其罪，宣告罪名，付之刑法。這亂歷史上叫作飛錘之亂。言其事出無因，有近兒戲。法國貴族作亂抗王之事，也算此回是最尾了。當下路易第十四見了，覺得貴族益發無能，嘆道：將來法國貴族，是不能與君主為難的了。最可慮的，其是貴族以外的團體。麼？因而想及那夢，不覺太息。

却說，路易第十四在位七十二年。張無限之君權，揚莫強之國勢，享盡尊榮，逞盡才幹。後來晚年，得

了一病。醫藥無效。限滿歸天。路易第十五代。即法國王位。他這一身。爲法國君權最盛之人。又爲法國大亂之本。這一段故事。便爲這書的起錨。做個楔子。但這事。法國史書。不見明文。是假是真。無從臆測。却因這事。有分教。莊嚴國土。忽成騷擾之區。皇王子孫。變作斷頭之鬼。欲問書中事實何如。且從下回細述。

（附記）路易第十四言死後洪水將至。是死時事。

飛得之亂。是路易第十四幼時事。

（以後每回附記正史事實。）

第二回 時勢推移人亡政熄 聲名日削管用楚材

於今要述這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先要說明四族的原起。和他們的關係勢力消長。那四族。

一王室。

二貴族。

三教徒。

四平民。

却說十世紀。即紀元九百年的時候。法蘭西全國。都是割據。不是統一。那些諸侯。得了塊地方。便領其地。私其民。據爲己有。也沒有中央政府管得着他們。他們割據的。不止一人。便免不得有些爭鬪的事情。他們所要爭鬪。便各人秣馬厲兵。把自家管下的人民。作了自家的兵卒。來互相戰爭。那些人民。

也都情願歸他們治下。替他們發兵。因為這些人民。若無所歸宿。便如野鳥孤禽。沒人保護。到處都要吃虧。所以分門別戶。各歸這些諸侯治下。後來越集越多。這些諸侯治下。都成了村落。起了街市。大家安心樂業。各謀生計。有事便走集諸侯麾下。當兵禦敵。上下之間。倒也齊心合意。後來歷年既久。諸侯與這些住民。成了主僕的關係。人民把生業的幾分。奉納諸侯。作為酬謝保護之勞。諸侯就衣租食稅。儼然稱王。後來王權漸盛。諸侯的上面。又生出主宰出來。于是諸侯不能獨立。有時有地。要奉王室的命令。漸漸諸侯變為貴族。諸侯的人民。便是平民。這是貴族與平民的起源。當時諸侯割據。全國支離滅裂。不相統一。那時候的國王。不過是一個大諸侯。那時候的諸侯。也就是一個小國王。原沒那個服從那個的道理。到十二世紀的時候。國王權力所及。還不過巴黎近傍。從前更可知了。後來歷代國王。個個都是雄材偉略。寫里第七。創出常備軍的制度。王威便增了許多。寫里第八以及佛朗西第一。越發武功赫赫。借擴張國權。作擴張王權的地步。到了里塞柳的時候。中央集權的制度。漸就緒。法令厲行。不許貴族暴亂。到了路易第十四。便集了大成了。這是王權的起源。當諸侯爭鬪的時候。他們只知干戈有用。不曉得文學是甚麼。幸虧有一班教徒。略傳些文學藝術。又營些農工商諸業。漸漸推重於時。他們到了軍中。有的作史官。有的作顧問。運用智謀。記祿軍事。到了民間。使講些法令道德。以紀正風俗為任。到了鄉下。便造家宅。耕田地。營商業。修學校。還有所餘。便把來養些貧民。因此人民歸服。漸成了村落。後來勢力越發鞏固。到了十八世紀。全法國三分之一。歸了教徒所管。國王也特地優待他們。便擡出國民之上了。這是教徒的源。這四族到了路易第十四的時候。情形忽然變了。論起這位國

王。原來是雄材大略。他的君權。達於絕頂。固不待言。便是那些貴族。到了他管下。不但不能主張自己的特權。還要獻媚于王。博路易第十四的歡心。以爲立身之地。那飛磚之亂。使算是貴族謀反的最後的一樣事情。他們想起從前各擁強兵。保有土地的威風。真是天淵之隔了。這位路易大王。不但政治上。擅權。又威及于宗教。法國有一種布羅斯丹宗徒。因爲主張宗旨自由。被他趕逐出國。其餘宗教。亦被侵凌。至于平民。更不待言。他們是除崇拜以外。無思想。除服從以外。無事情了。這路易第十四。弄權到此田地。真算是英雄絕世。却誰知政以人舉。威由人行。路易第十四死後。那王權便不見那樣風行雷厲。貴族雖則無能如故。人民便出起頭來了。法國有個議事院。素來強頑不服。在路易第十四的時候。六十年不發一聲。到了駕崩。便又論是非。多起事來。這且按下不表。

却說瑞士奉列肥府。有一位人物。姓列格耳。名者古。生于一千七百三十二年。胸有大志。富于謀略。并通些經濟財政之學。只是胆略少些。魄力不足。不能行到盡頭。這人嘗遊法國。歸國後。投一個銀行。作了職員。因辦事妥貼。銀行十分信任。後來積下了資本。作該銀行一個股東。從此拿出自己的手段。作些投機之業。屢試屢中。漸漸起家。遂成了巨富。這人的意氣。原不想擁巨資作富翁。是要在政治上露些頭角的。於是當民間選舉之際。極力運動。作了塞列肥二百議士之一人。不數年。駐法的瑞士公使缺了。要揀個精通法國事情的。繼了後任。便舉出列格耳來。當下列格耳見了瑞士國王。領了國書。帶着幾個隨員。參贊。迤邐行赴法國。這法瑞兩國。本是比鄰。不數日。到了法都巴黎。謁見法王路易第十五。呈了國書。這時二國比鄰相親。并係同種之國。兩下使命往來。並沒有拒絕等事。法王路易第十五。

承認了列格耳作爲瑞士公使。當下列格耳見過了國王，回到瑞士公使館。自有他的種種外交要務，逐件辦去。不在話下。只是一件。這一行。却很遂了列格耳的心願。原來列格耳最喜研究法國的事情。他一身的嗜好習慣。都與法國相合。却正創駐是邦。豈不稱意。他此回來。又喜研究法國財政及民間經濟。到處留心。自是數年。專門精研此學。益覺心有所得。光陰荏苒。迅速一千七百七十四年。法國路易第十五崩殂。路易第十六。登了王位。法國因承路易第十四窮兵黷武之後。財政紊亂。路易第十五在位五十餘年。還不能復原。不但不能復原。還要駭奢淫逸。出入無度。弄得越發入不敷出。朝廷也要破產了。這路易第十五登遐之日。正是法國財政紊亂絕頂之時。列格耳因爲留心理財之學。于法國素有聲名。這時公使久已卸任。作了法國東印度公司的經紀。雖身是外國人。倒也盡心竭力。這時見法國財政到這地步。便作了一篇文章。字論法國救濟財政之法。并自己的意見。那文字大意如左。

今日法國財政紊亂已極。推其原因。蓋有二端。先朝狃于戰勝之威。國力膨脹。一也。宮中淫逸無度。虛糜國費。二也。有此二因。又加以理財不得其人。故雖日言整頓而烏從整頓之。且在此以。行則國財將日臨國將不敗而自斃也。

國之財源何自出。出于租稅。國家備海陸軍。以保護人民。人民歲出。其所得以納政府。酬保護之勞。是租稅所由起也。租稅出于人民。人民歲割其膏血之幾分。以充之。然則國家之支使。此租稅。固可不頻與納稅者所不滿之事業。又不可密之。而使納稅者無從窺其要也。

自今之後。列國之仰財。日急。納稅者之權利。將日重。彼英吉利其明也。也。法國之財政。或益或絀。數十

年來已非納稅者所及。知彼既不知則日日言支絀。彼何從信之。日日欲加稅。彼安能從之。是歲入不增。國庫空虛之一大原因也。

以法國之富。人民之急公而整頓財政。固何求而不可。其不然者。人民不出無着落之資財。不納無代。礦士之租稅也是故。宜反其道以行之。使國家之財政爲人人所共曉。則誰不愛國。誰顧國家之坐斃而不思救之。雖加稅至數倍。吾保其必無難色。否則國庫終無補充之日。吾不知其所底止也。云云。

這時法國新聞業。尙不甚發達。唯有京報邸抄一類報章。專記朝廷大事及國外情形。有是亦載及名人論說。列格耳素有聞聲。尤是外國人。更無責任。便由某報登出此文來。法國的人民。以爲列格耳定袒護他們。更喜不可說。于是列格耳因這一篇文字。隱隱負了平民黨的聲望。倒也出乎意外。有一日。列格耳用過晚飯。閑暇無事。命從人拿上燈。獨坐室內。翻開一二種經濟學書。兀自細閱。忽見從人與首相莫理拔來訪。列格耳驚訝道。我從前作瑞士公使時。莫理拔是議認的。却沒有甚麼交情。今晝夜來訪。必有事。故。是甚麼事呢。且接進來便知。便叫從人道。請莫理拔跟着從人進來。正是無心談國事。有暇訪私人。不知莫理拔來作甚事。且待下回述出。

（附記）國王貴族數徒平民四族情形。參據各家法國革命史。

列格耳生年鑑。其履歷。廣羽化生列格耳小傳。

法國財政困難。爲大亂之本。是當時實事。

第三回 國財支絀司農仰屋 竟見難容名士辭官
列格耳有理財之名且知重人民是實事

却說千七百七十四年法國路易第十六襲了祖父遺業。登王位時王齡未及二十。內閣裏面有幾位名高望重的大臣。襄理萬機。輔佐爲政。頭一位財務大臣。便是仇耳俄。其次外務大臣。是伯耳星伯。軍務大臣。是散塞們伯。宮內大臣。是馬爾斯魯布。統一內閣。率先政務的總理大臣。便是老臣莫理拔伯。這莫理拔伯。歷事先朝。素負朝野重望。這回不辭衰老。出輔幼主。內外臣民無不仰望。這回莫理拔到了列格耳家中。從人引入客廳。兩人禮畢。坐下。莫理拔先開言問道。日頃見閣下論敵國財政的文字。句句中肯。不愧是理財學名家。是以特來相訪。列格耳謙道。以外人論貴國內事。究竟隔一層雲霧。未與理勢相宜。這新老相見。敘兩人漸漸談入了港。莫理拔因言及目下財政許多爲難處。王室與內閣漸漸有了動搖之狀。并殷勤問及救濟之法。列格耳道。貴國財政自從大王（指路易第十四）本年即漸虧空。雖被愛王（指路易第十五）數十年間。略略恢復了些。總是混亂不清。至今已數十年。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了。今日要想救濟是萬難的。除非是明權限。示至公。六字。或可有救。莫理拔道。怎麼叫個明權限。示至公。列格耳道。我那篇文字。論到租稅的原理。和那增稅的方法。究竟法國今日稅也增做了。還要想增加。是萬不能治人心的。却無論增與不增。總要把國家的財政公示天下。叫人人曉得。歲入多少。歲出多少。所差多少。也就不至生出許多議論來。這是遠大的計策。斷不可不行的。至于目下。便應嚴分各州的權限。叫各州管理各州的會計。各自量入爲出。平時用此租稅有事時